



INTRUDER

A Six-Day Trip of Horror

噩梦开始了……

六日恐怖之旅

(上)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因◆著

吕娜娜 唐晓丽◆译



哈尔滨出版社



INTRU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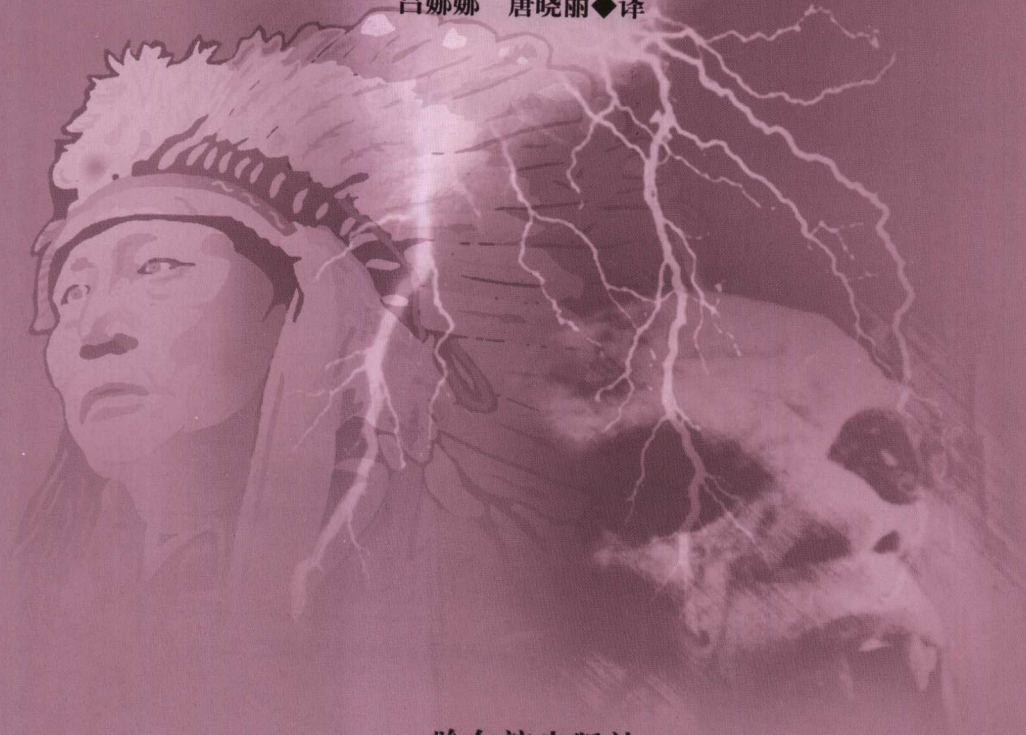
A Six-Day Trip of Horror

噩梦开始了……

六日恐怖之旅

(上)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因◆著
吕娜娜 唐晓丽◆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2004 - 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日恐怖之旅.上 / (德)霍尔拜因著;吕娜娜,唐晓丽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2005.1

ISBN 7 - 80699 - 354 - 1

I .六... II .①霍...②吕...③唐... III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6486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Author: Wolfgang Hohlbein

Title: Intruder - Erster Tag, Intruder - Zweiter Tag, Intruder - Dritter Tag

Copyright © 2002 by Verlagsgruppe Lübbe GmbH & Co. KG,

Bergisch Glodbac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责任编辑:高 晴

封面设计:桉梓文化

插图:李承照

六日恐怖之旅(上册)

(德)沃尔夫冈·霍尔拜因 著 吕娜娜 唐晓丽 译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 - 82159787

E - mail:hrbchs @ yeah.net

网址: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9.5 字数 40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9 - 354 - 1/I · 114

定价:37.8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2129292



第一天

The First Day
A Six-Day Trip of Horror

NIRUBER



那个四五岁的印第安男孩用一个年老男人的怪异声音不断对自己发出警告.....



年轻时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听着耳机里的 Born To Be Wild（歌曲《天生狂野》），骑着隆隆轰鸣的哈雷，驰骋在无边际的66号灰色公路上。可从第一天起，假期就成了一场噩梦。

难道第一天就是这样的吗？

也许不是。

迈克打了个哈欠，抬起左手看看表，眼前的指针也像候机大厅一样变得模糊起来。可即便不是这样，对他也没什么影响：为了让自己觉得时间准确，在飞机横越大西洋、随后穿过大部分北美洲的过程里，他把手表调了又调。迈克估计他们已经上路有二十四个小时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已经奔驰了至少三十六个小时了。迈克觉得眼睛有些酸痛，心也很疲惫，就好像他是从芝加哥一直走到菲尼克斯，而不是坐飞机。虽然这个假期他盼望已久，可第一天就感觉糟糕透顶，而这种感觉是几个月来未曾有过的——最糟的就是，这一切全都是他自己的过错。

迈克又打了个哈欠，双手在脸上抹了抹，等着行李、旅行袋和背包这堆东西运到面前。十分钟之前，行李传送带响了一下就停止了运行，直到现在它连一毫米都没移动过。虽然迈克不愿担心此事，可直觉告诉他，就算再过三四个小时也不会有什么起色。

还能怎么样呢？迈克感到很无奈。连墨菲法则都说过，凡可能出错的事终将要出错。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埃德·墨菲是位美国空军上校。而且，他们现在是在美国；再者，美国人特别遵守自己的法规，这点可是相当有名的。

迈克打消了这些念头，他可没心情开玩笑，几个小时之前，他就已经不再冷嘲热讽了。这虽然是在芝加哥的什么地方，可他却感觉好像在银河的另外一端，而且就在弗兰克把广播消息翻译给他听，告诉他乘坐的去往菲尼克斯的转机要晚点起飞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由半个小时等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直到五个小时，在这五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坐在硬邦邦的塑料椅上，等待着一



切恢复正常。

飞行的这一路上事事不顺。虽然没碰到劫机或坠毁，他们却完完全全陷入了一场灾难。这要从他们在杜塞尔多夫被整整延迟了一个半小时才办理登机手续算起。随后，飞机在跑道上好像也停了很久才接到指挥塔的起飞信号。可为什么延机，他们却不知道。弗兰克、施特凡和迈克分别向三位不同的空中小姐打听延机的原因，却得到三个完全不同的答案，都是些安慰的话，听起来却不怎么可信。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努力。接下来的某个时候，飞机终于还是起飞了，一路上……

不，迈克不愿再多想了。一路上的高潮绝对是在经过大西洋中间时他要的那杯咖啡。他要了，却没喝。迈克摇了五次铃（五次！）才叫来空中小姐，可当空中小姐终于为他端来咖啡时，咖啡却已经凉了，而且还散发着那么一股味儿，那味道就像是人们总去洗手的那个地方的味道——前提还是，去那儿的人不太讲卫生。两分钟之后，飞机遇到了气旋，飞行员驾驶着飞机迅速下降了几米，此时，机舱里的座椅上还坐着手端咖啡杯的乘客们。咖啡留在了上面——大约一秒钟之后才落向杯子，结果却全都掉在了迈克膝上，把裤子染出了一大片褐色的斑迹。弗兰克大笑起来。施特凡也觉得穿着白色牛仔裤坐飞机多少有点滑稽，做了个小鬼脸。考虑到自己白色牛仔裤上有这么一块清晰可见的黄褐色污渍，在剩下的飞行旅程里迈克再也没敢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过。

在他们从杜塞尔多夫到菲尼克斯的这一路上，命运为他们备下了大大小小的麻烦事，而这才只是其中的一件。迈克回来后觉得应该把这些写成一本书，或者也许还是别写了，反正这些依照上帝意愿经历的磨难也没人会相信。

“迈克！”

迈克吓了一跳，转身向四周看了看。一开始，除了一些跟他一样情绪糟糕、在等候着行李的乘客以外，他什么也没看到。呼喊着他名字的这个声音像是弗兰克的——至少迈克这样想。而且听起来，好像不是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一样。一股无名火蹿了上

来。这两个笨蛋到底想要他干什么？难道要他把行李从卡住的传送带上拖过来吗？

这时，第一个“笨蛋”出现在了大厅的另一侧，他高兴地朝迈克挥着手，另一只胳膊指向了出口。迈克看了过去，发现施特凡正推着一辆装满他们旅行袋的行李车。迈克一边走一边摇着头，他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从飞机上取到行李的。

他有的只是坏情绪。

弗兰克当然也不会津津乐道地夸耀自己的成功之举。他们跟着施特凡经过自动门时，弗兰克对迈克冷笑道：“现在还会再跟我说什么从不应该说谎吗？”阳光这样刺眼，迈克本能地低下头，抬起左手挡住了眼睛。现在他才想起来，候机大厅的玻璃都是深色遮阳的。“我扯了个弥天大谎，说有个三十人的团在等着咱们，如果咱们在这儿再耽搁下去就会错过转机了。环球航空公司的一个小伙子很友好地问了咱们的行李号，亲自把行李取了出来。”

“有趣。”迈克轻声道。他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天气并不怎么热，可刺眼的阳光让人几乎无法忍受。迈克的眼睛已经不再酸痛了，着实开始疼了起来。

“人们说美国佬的话一点儿都没错，”弗兰克仍旧兴高采烈地滔滔不绝，好像要跟采访对象轻松聊天似的——这是他当记者时留下的习惯。“他们确实挺友好的。你能想像得到，如果你请求一家德国航空公司的员工把你的行李从飞机上取下来时他会怎么做吗？可能他会把你的行李埋得更深呢。”

“在你们巴伐利亚那儿也许会吧。”迈克嘟囔着。

弗兰克扬起左眉，不知所措地看了迈克一眼，耸耸肩，稍稍加快了脚步；他的速度不快不慢，却让迈克觉得很不舒服。

渐渐地，迈克开始觉得自己有些可笑。是啊，他太累了——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起飞之前熬通宵，这样就可以用睡眠来度过那八小时的飞行了——再多提一句，他是没合过眼，可弗兰克和施特凡却一左一右比赛似的打起了呼噜——这次旅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可他们是在度假啊，真该死！而且，这不是随



噩梦开始了……



便一次什么度假，而是一次两年前他们就开始企盼并且做了精心准备的旅行——可为什么他尽心尽力的结果，第一天却是这么扫兴呢？

因为他太疲惫了；因为他穿着一条看起来就像是自己在里面小便过至少两次的裤子跑来跑去；因为他已经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血糖很低。他现在最好什么话都别说，而是想想怎么到旅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

他没去理会弗兰克沉默和疑惑的眼神，强迫自己迎着强烈的阳光睁开了眼，第一次有意识地向四周看了看。

原本他会很失望的——要是他还能有这种感觉的话。他一睁眼，看到的就是混凝土。机场大楼里面显得很小说——没法跟杜塞尔多夫相比，甚至比不上慕尼黑或是法兰克福——几乎是狭小，根本不是人们看过电影和电视之后想像的那种美国的感觉。大楼外面也与想像中的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巨大的建筑物主要是由那些单调乏味的清水混凝土建成的，即便是未来主义的建筑风格也无法消除那种阴沉沉的感觉。街道很宽敞，却到处凌乱不堪，有些地方已经蔓草丛生了。迈克没有看到想像中出租车和豪华轿车车水马龙的景象，却只见到四五辆汽车，其中两辆看起来似乎如果不在路上修修就没法从机场开到旅馆似的。

这就也叫天港！迈克心里嘲讽着。不过，至少这名字还有点儿美国的感觉……

路边停着一串车，施特凡推着行李车朝其中最大的那辆撞了过去——那是一辆淡黄色的六门大轿车，司机（显然是弗兰克认为的那种乐于助人的美国佬）绷着脸，双臂紧紧交叉在胸前，靠在大轿车的椅子板上，眼睁睁地看着施特凡煞费苦心地处理这些笨重的行李。施特凡呻吟着站起身，立刻开始同司机交涉。迈克心说，为什么呢？旅行社里那个年轻小伙子说过，他们从机场到旅馆大约需要付二十五美元，不多不少。就像说过的那样：这次旅行是经过精心准备了。

施特凡回来的时候满脸放光，“十！”他高喊着。

“十什么？”迈克问道。

“十美元，”施特凡骄傲地解释着，“他把咱们载到旅馆收十块钱。”

十块？迈克在心里嘲讽着。看看吧，就连牙医施特凡·伯特歇尔博士都已经注意到我们这是在美国了。而且他当然要让我们也知道他发现了这点。迈克大声问道：“去哪个旅馆啊？”

“去最佳西方，”施特凡有点儿生气了，“你把我当成笨蛋了吗？”

坦率地讲，当然想回答他“是的”，但谨慎起见，迈克还是咽下了这句话。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对这两个朋友可一点儿都不友好，也没什么兴致以吵架开始他们共同的假期。坏情绪就是有这么个讨厌的特点——有时会传染。

司机异常冷静地看着施特凡把行李抬进大轿车的行李箱，又面无表情地看了看迈克裤子上的黄褐色斑迹。有那么一会儿迈克害怕他会拒绝让一个穿着“完全尿湿”裤子的人上车。不过，这个男人终于还是起身，屈尊大驾地为他们打开了两个车门。

终于又坐下了，迈克上车时在心里嘲讽着。他的屁股疼得厉害，在之前的二十四个小时里他坐得太久了。一想到之后的十二天还要坐在摩托车的座子上，他就直打冷战。

至少这辆大轿车宽大的坐椅可比环球航空公司经济舱里的坐位舒服多了。而且，在这儿大概不会下咖啡雨了。迈克向后靠了过去，闭上了眼睛，他惊奇地发现，几乎立刻就有了种安逸舒适的感觉。可奇怪的是，他似乎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对这种感觉做出了反抗。迈克做了个深呼吸，决定还是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这是三十六小时之前他还看做是自己最要好朋友的两个狂热摩托车迷所给予他的片刻宁静。当昏暗的影子投到迈克身上，试图将他带入诱人的梦幻之国时，他惊恐地睁开了双眼——只是不想无意中就这样昏昏入睡而错过“乐趣”的开始。这种乐趣他可是发疯似的期待了整整两年啊！

弗兰克和施特凡在翻起的行李箱盖后面大声嬉笑着，司机也



噩梦开始了……



不见了人影。也就是说，这会儿没人会妨碍迈克去仔细瞅瞅这辆车了，就是这辆比一般出租车廉价的车将要把他们载向目的地。

比起它的庞大外形来，轿车的内部可不那么宽敞，感觉也早已是风光不再。皮革靠垫已经磨破了，挡风玻璃左下角还有条缝隙，收音机里则播放着单调刺耳的乡村音乐。欢迎来到这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家，迈克在心里嘲讽着。不过，这倒是个显而易见的例证，即便是在这个阳光国度里，所有发光的也不一定就都是金子，这让迈克多多少少感到了平衡。

行李箱盖“砰”地一声闷响关上了，施特凡和弗兰克摇摇晃晃地从两边走了过来。他们的热情使整部车都跟着晃动起来。迈克郁闷地发现，这两个家伙的心情竟然好得不得了。

“会好的，”施特凡懒洋洋地说，“朋友，咱们在美国。”

“观察可真敏锐，”迈克嘟囔着，“一家旅馆，尤其是一张床才是我最想要的。”

施特凡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弗兰克却只是摇摇头，捅了迈克一下。平时，迈克会觉得捅这一下是个友善的动作，可现在他却必须克制自己不去恶意还击才行。

“嘿，咱们是在美国！”弗兰克激励着他，“别这么闷闷不乐的，享受一下这个丁字牛排和哈雷·戴维森国家里的第一天吧。明天一早咱们就要骑着摩托去狂野西部见识见识了！”

“如果我明天早上还活着的话。”迈克苦笑着。他忍住了哈欠：“对不起，你们说得对。我现在头脑不怎么清醒。别介意。”

“为什么是现在？”施特凡问道。而弗兰克皱起眉头：“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介意过吗？”

迈克叹了口气：“究竟是谁想出这个疯狂的主意要咱们一起旅行的？”

“是你。”施特凡和弗兰克异口同声地答道。“而且现在别说什么我们不该提醒你，”弗兰克严肃起来，“你是知道的，咱们单独旅行只会更糟糕。”

“可在一起咱们又受不了。”施特凡作了总结。



“你们在一块就需要一张武器许可证。”迈克叹息道。朋友的黑色幽默让他无法忍受，但迈克也明白，他们只是在试图激励自己。

“没事儿，”他叹息道，“你们最好还是别管我了……咱们那位热心的司机到底去哪了？”

“他还要再找个乘客，”弗兰克说，“总有人要朝同一个方向去的。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更合算。”

“太好了，”迈克嘟囔着，“还要再等一会儿。这个咱们可在行。”

弗兰克使了个眼色，而施特凡皱了皱眉，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好像真的生气了似的。车里沉默了好一阵，就在他们要感到尴尬的时候，车门打开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坐到了迈克旁边。

迈克盯着她，眯起眼睛，又打量了一会儿，就在自己失礼的表情可能要冒犯到这位女士之前，他突然移开了目光。

她看起来不赖，但却是人们印象中那种典型的美国女人，迈克差点儿笑出声来：她穿着一件花里胡哨的衣服，戴着一副镶嵌人造宝石的眼镜，头发梳得高高的，染过的颜色一点儿也不自然，她涂了太多的化妆品，以至于笑起来的时候别人可能要躲到一边去才不会被她脸上掉下来的化妆品粉末沾到。

车子终于开动了。迈克把头靠在玻璃窗上，闭上了嘴巴。可就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又一下子睁开了眼，到旅馆还有十分钟，他得坚持住。其他什么都是胡扯。

迈克注视着路上的车流，试图以此来保持清醒。虽然这些情景他在电视上已经看过上千遍了，可宽敞的道路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道路有八条平行车道，四条进城的，四条出城的，每条车道几乎都跟有两条车道的德国公路那样宽。大部分汽车的大小也都和道路很匹配；看起来，就像玻璃缸里的鱼一样——这儿的汽车不仅色彩斑斓，而且还能适应自身的环境。一开始，迈克觉得这条高速公路这么宽敞简直就是浪费，几乎就没什么车行驶——不过，这只是他的想法。

施特凡说：“在我们家那儿，交通广播可能早就会这么说了：由于交通流量较大，拥挤的车流已经绵延了十二英里。”

他说得没错，迈克在想，这条路上有很多车，只是因为公路（或者就像这儿的人给它的称呼）太宽，它们才不那么引人注目。

“我很高兴跟你一起来了美国，而不是巴黎或者马德里，”弗兰克赞同道，“在欧洲这可够恐怖的。不过谢天谢地，美国佬们开得可比咱们谨慎多了。”

迈克点了点头，他又感到一阵疲倦，几乎需要一分钟才能抵住这种感觉再看清路上的景象。弗兰克和施特凡轻声跟“猪小姐”（一个卡通形象）聊着天，迈克太累了，无法集中精神听清她的话；另外，他的英语也实在是糟糕，比起他的朋友们可差远了。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得好好装装样子才不会丢尽面子。

迈克觉得有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于是停止了遐想，这的确不怎么舒服。他从凉冰冰的玻璃窗上移开额头，转过头，发现那位女乘客的确正在盯着自己。

更确切地说，不是盯着他，而是盯着他裤子上那块黄褐色的咖啡斑迹。

迈克猛地抬头瞪了一眼，“猪小姐”吓了一跳，赶忙朝另一侧的窗外看去。施特凡放肆地大笑起来，弗兰克对迈克说：“别担心。我跟她解释过了，你很怕坐飞机的。”

迈克真想把他的机票塞进他嘴里。但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至少弗兰克的脑袋比他大，大约比他的沉三十公斤；即使那其中大部分并不是肌肉，而是巴伐利亚优良酵母小麦影响的结果：三十公斤就是三十公斤。顺便提一句，他们很多年前就是好朋友了，平时迈克也很喜欢开这种粗俗的玩笑。

跟“猪小姐”同行的余下的路程里，沉默的气氛一直令人很尴尬。十分钟后，车子拐过十字路口，停在一家旅馆前不远处，这里的门厅好像比整个旅馆还要大。他们三个就要在这儿度过即将来临的夜晚。那位女乘客下了车，同施特凡和弗兰克告了

别——她故意避开迈克的目光——用手势示意司机应该把她的行李放到哪里。

“我跟‘莱茵河的石头小姐’解释过了。”弗兰克好像在讲和似的对迈克说。

“那又怎么样？”迈克有气无力地，“不管你相不相信，她怎么看我我真的无所谓。”

“莱茵河的石头小姐？”施特凡皱起了眉。

“她的眼镜，”弗兰克解释道，“是人造宝石的，用英语说就是 Rhinestones（人造宝石）。大部分二流翻译都把它叫做莱茵河的石头。你能想像一副镶着莱茵河石头的眼镜吗？”

“这完全取决于谁戴着它。”施特凡笑了，看看表，“朋友们，我有点儿累了，是咱们上床睡觉的时候了。”

他们终于继续前进了。现在离旅馆很近了，可迈克仍需奋力在这最后几英里内保持清醒。大轿车终于慢悠悠地停在了旅馆门口，这家旅馆比迈克担心的要大得多。迈克打开车门时的动作几乎不怎么协调，与其说是走下车还不如说是摔下了车。他耷拉着肩膀，拖着脚，啪嗒啪嗒地上了台阶，来到接待处。柜台后面有个年轻女孩儿，要在平时的话，迈克可能会觉得她魅力四射，可现在他只是觉得她穿得很难看——而且盯着他的裤子。

迈克用冰冷的笑容回应她，一声不响地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一本带旅馆副券的册子放在了柜台上，那是他在旅行社得到的。

女孩儿跟他说了些什么，他没听懂，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想听懂。迈克转过身，走了出去。施特凡正在费力地搬着行李和弗兰克带来的两个巨大尼龙袋——正如迈克对他的了解，弗兰克可能带了一件冬天的大衣、三副毛皮里子的手套和至少半打儿羊毛衫，虽然他们是要在异常炎热的五月穿越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和内华达州的旷野之地！而看起来弗兰克正在跟那辆超大轿车的司机争执着，迈克大概猜得到那是为了什么。

他本打算过去用自己蹩脚的英语助朋友一臂之力，可别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一辆破旧不堪的黑色货车开进了停车场，



噩梦开始了……

车门打开的一刹那，迈克终于证实了他们身处北美的这个事实：

印第安人。那是些真正纯种的印第安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和一个大约五岁的男孩，显然是一家人。他们既没穿鹿皮鞋，头上也没插羽毛，而是穿着很普通的便装——牛仔裤、汗衫和休闲鞋，可一看就是印第安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迈克发觉自己变得傻乎乎的，就像一个面对着冒险故事主人公们的孩子一样。这当然是胡扯。这四个人看起来既不漂亮又不高贵。那个女人绝不是什么美人；那个男人与其说像是维尼图书中的老大哥，还不如说像个醉醺醺的居留地印第安人；而那个小男孩儿好像有点儿智障似的，感觉几乎就是个弱智。不过，他们是印第安人——那瓦霍人，迈克估计，至少，这是他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时从书上了解到的关于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的东西。迈克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看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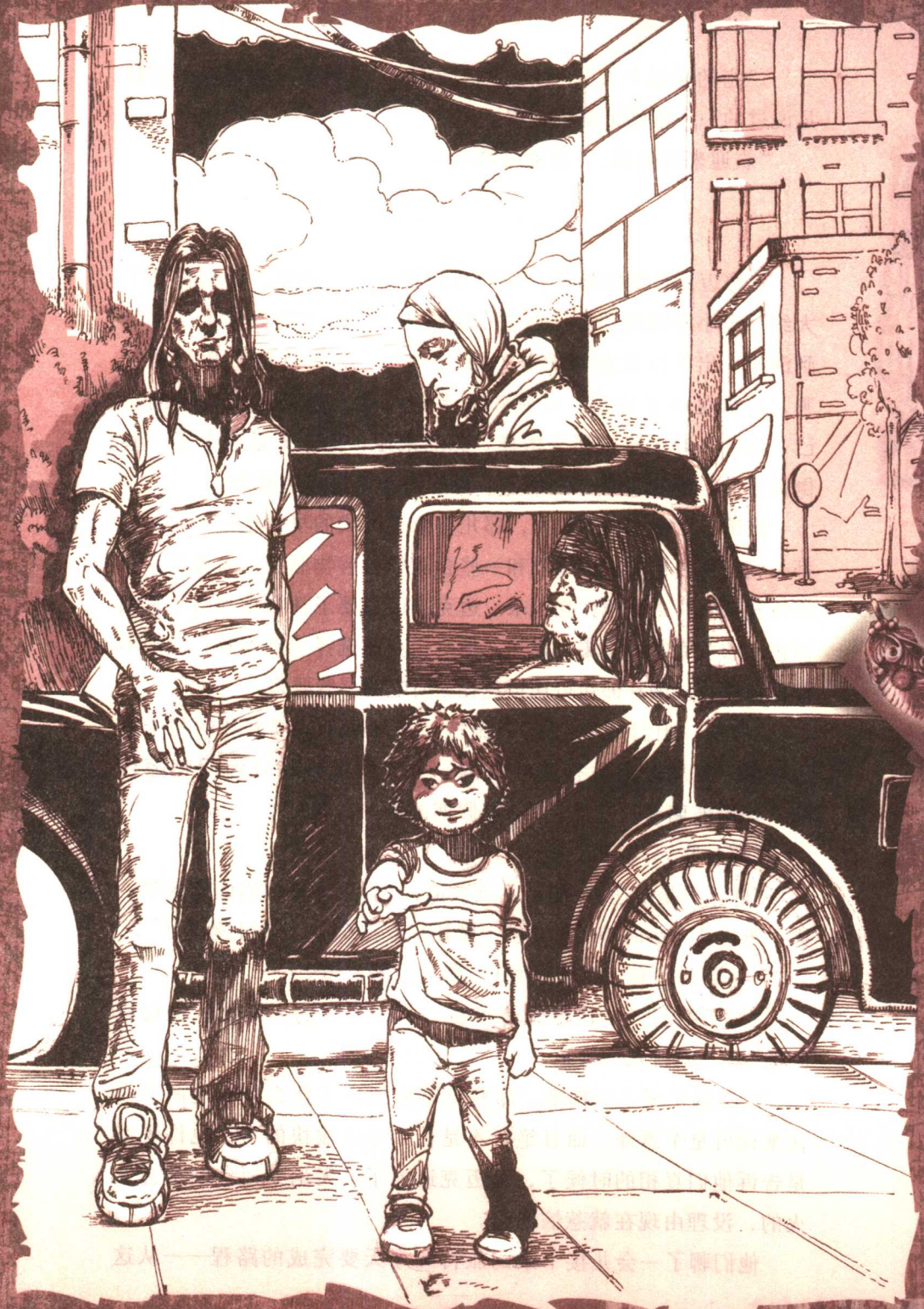
显然，注意到这点的不仅是施特凡，他怒气冲冲地匆匆瞥了迈克一眼，而且那些印第安人也注意到了。那个男人冷漠地看了迈克一眼，目光里几乎充满敌意，随后跟那个年老的女人说了些什么，女人听后耸耸肩，做了个不怎么友好的手势。那个小男孩儿站在那儿，扭着脑袋，用他那眯成一条缝儿的小眼睛看着迈克，随后举起手，伸出食指指着迈克说了个词，那听起来不像是英语。他父亲听后大笑起来，朝迈克的方向看了看，张开手拍了拍裤裆。

迈克赶忙转向一边，心中燃起一股无名火，他紧紧攥起了拳头，关节嘎吧嘎吧直响。他必须克制自己别说出什么让这四个红种人听得懂的失礼的话。这毕竟不是他们的错。那个小男孩儿还是孩子，真该死，现在的孩子都是些残酷的小魔鬼。当他穿着一条看起来好像自己在里面小便过的裤子跑来跑去的时候，他还能企盼什么呢？

弗兰克走上台阶，绷着脸：“别在乎这个，”他唠叨着，“我刚刚也吃了苦头呢。”

“让我猜猜，”迈克说，“那十美元……”

A Six Day Trip of Horror



“指的是每个人。”弗兰克把话说完，“他还声称曾经跟施特凡说过的……咱俩可都不记得。”

“欢迎来到美国。”迈克咕哝着。

* * * * *

就像迈克计划的那样，他们当然没有早早睡觉，而是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就离开最佳西方，到斯科特斯戴尔的娱乐区一直玩到深夜。出乎迈克意料的是，第二天一早醒来时他感觉神清气爽，心情也好了许多。站到喷头下的时候，迈克不住地质问自己，为什么昨天感觉那么糟糕。总的来说，他昨天是碰上了一些倒霉事儿，但也没什么别的了。没理由向全世界宣战啊。

旅馆有片很宽敞的天井，那儿有个美国式的早餐柜——大部分都是些迈克蔑视的蔬菜水果和一些含淀粉的谷物制品，而弗兰克和施特凡却兴高采烈地大吃起来。迈克自己只要了杯咖啡和两片黄油面包。弗兰克紧皱眉头，显然，他对迈克的选择感到不解，但却不作任何评价。两片面包可比迈克在家时吃的早餐要多。

“朋友，咱们是在美国！”施特凡举着两个盛满麦片的勺子对迈克说。麦片肯定是有益健康的，可它们在施特凡齿间嚓嚓作响，好像玻璃碎片一样。“咱们假期的第一天啊！”

“那是昨天。”迈克说。

“昨天只是抵达，”施特凡反驳道，“今天才是咱们假期的第一天。再过几个小时咱们就要骑上摩托车，在66号公路上驰骋了。”

“到那儿还有上百英里呢！”弗兰克警告道。

“对于咱们三个这样骑着哈雷、胆大妄为的人来说，这还是问题吗？”施特凡冷笑道。

迈克赶忙喝了口咖啡。那些哈雷究竟出了什么事对这两个家伙来说可是个意外，而且绝对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也许现在是告诉他们真相的时候了，可迈克退缩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发火的，没理由现在就惹恼他们。

他们聊了一会儿接下来的旅行和今天要完成的路程——从这